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三

時事類  
軍旅類

邊塞類  
宮殿類

將帥類  
陵寢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4





文章 17  
W109  
4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三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時事類

新安吏

新安縣名屬河南府吏者縣官也公自註

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王深父云

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

上詩集注

卷之三

乙

安慶緒

01D18519151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吾氏  
寄贈



師潰於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  
陽詔留守東都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  
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於是朝廷調諸郡兵  
益急次丁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鄴今  
彰德府河陽今懷慶府孟縣是也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帖一作符夜一作日中音仲伶音零俜音丁  
切猶一作間取一作至牧一作看射音夜

賦也聞點兵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日大點兵  
伶俜無成單孤貌古猛虎行少年惶且怖伶俜到  
他鄉相州今彰德府時九節度圍相州而師潰也  
賊難料吳起出兵不可輕戰賊勢難料星散營九  
節度兵敗各歸其營也就糧就賊之糧也故壘即  
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亦不敢深入但近  
故壘而已練卒謂操練其士卒舊京即東都時子



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東都今河南府掘壕牧馬  
皆士卒之輕役僕射即郭子儀也子儀以朔方軍  
斷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  
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  
議捐東京且守蒲陝都虞候張濟曰蒲陝荐饑不  
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築南北兩城以守之又按子  
儀至德二載授尚書僕射乾元元年進中書令而  
此詩尚云僕射何也無乃當時不忘其初云如父  
兄言子儀真能愛民如子弟也○此詩蓋勞戍兵  
而作言新安點兵縣小無丁府帖令選中男然中

男短小之甚何以戍守王城且點兵之際中男有  
瘦有肥其母有送有否故於山谷之間哭聲遠聞  
乃諭令勿哭哭又何益雖天地有好生之德亦終  
無情以救爾矣今我官軍之收相州日夕望其平  
復豈意賊胡難料官軍又潰而星散歸營或就糧  
則近故壘或練卒則依舊京或掘壕或牧馬以就  
役之輕者况夫王師名正言順而郭僕射待士卒  
果如父兄撫養恩厚甚是分明送行者其亦可勿  
嘆矣皆慰諭之詞也

潼關吏



潼關在今河南府閩鄉縣安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後又收復長安脩築阨險是詩當是公歸京時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脩關一作築城要我之要音天為我之為去聲將去聲

賦也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鐵不如甚言其堅

也世說若湯池鐵城無易攻之勢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萬丈餘甚言其遠也吏亦官也脩關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十五載六月上命哥舒翰率眾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翰為賊所敗關門不守翰被執降後終為祿山所殺京師遂陷玄宗奔蜀敗後復脩潼關恃以備胡山隅謂防胡長城依山而築城也戰格即戰柵所以捍馬者容單車言其狹隘止可容一車過也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用一夫劍閣銘一夫荷戟萬夫趨起桃林地在河南府靈寶縣西去潼關不



遠化為魚言百萬之衆盡為祿山魚肉也學哥舒  
言肅宗收復兩京脩築潼關止當固守而不當如  
翰之速戰也○此詩蓋哀潼關士卒而作言築城  
士卒不當草草大城既堅小城既遠脩此潼關尚  
欲以防胡也于時邀我下馬指示城基連設戰具  
誇以城高且言使胡再來但當固守則西都更無  
憂虞丈人視其要害窄狹果止容車所謂一夫當  
關萬夫莫敵豈不信然今也桃林一戰魚肉生靈  
寧不重為可哀請囑今後守關之將慎勿再為輕  
戰可也

石壕吏

石壕地名在陝之西安府永寧縣北東嶠  
至西嶠相去三十五里路極險絕西嶠即  
石壕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詩集註 卷三 五  
至一作到所有乳下孫二句一作孫母未能出見吏無完裙

賦也鄴城今河南彰德府二男兩男也河陽今之懷慶府孟縣九節度師潰郭子儀從張濟之諫以守河陽故徵兵於石壕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又急其老弱哀哉○公見徵兵太急故賦此詩言石壕投宿忽見吏夜捉人而老翁走避老婦出迎吏仍大怒婦訴悲號且言三男並戍鄴城一男附書來云兩男新戰已死永無歸期一男尚苟偷生家中更無丁壯惟有新乳一孫孫母雖未應役前去然出入慚無完裙止有老嫗一身筋力猶未衰

邁亦可以供軍中炊爨請隨吏去往戍河陽夜深語畢而哭聲甚悲天明果別老翁而去情何痛哉

### 垂老別

乾元三年安慶緒為史思明所殺於是思明自河南分為四道會於汴梁東京與鄭滑等州相繼陷沒而防守愈急此詩當是其年冬晚作也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郊一作方馬音煙乾音干少去聲盛一作老歎平聲征戍一作東征樂音洛

賦也未寧靜兵未息也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  
辱也陣亡盡衛隆曰吾宗世業儒值此離亂子孫  
不慣操戈陣亡皆盡骨髓乾言衰老之甚骨髓皆  
已乾枯矣上官時催軍之官也傷其寒傷妻子衣

單而受寒也勸加餐傷夫之饑而勸其加餐飯也  
土門今在西安府富平縣杏園在西安之曲江池  
二處皆險要地時二地皆設備以待史思明非復  
相州師潰之比也時尤寬言土門壁堅雌雄難決  
縱死猶幾日也遲迴鮑昭詩臨路獨遲迴烽火被  
岡巒鮑昭詩烽火入長安蜀都賦岡巒糾紛草木  
腥衛紹累年兵戈不解積屍遍野草木皆腥川原  
丹揚子川谷流人之血草野厭人之肉樂土詩樂  
土樂土爰得我所蓬室居曹植詩哀哉傷肺肝顧  
念蓬室土摧肺肝張約過金陵回首淚下不能止



心肝摧折○公因見民老而即戎故賦此詩言古  
者六十不從戎今也四郊多壘子孫陣亡故垂老  
從軍投杖出門而去同行之士為之悲傷幸吾牙  
齒尚存所憂骨髓枯槁且身為男子既服介冑便  
當長揖上官而行其忠憤之心無任激烈然我妻  
不知此是死別猶且卧路而啼使我中心眷眷念  
其衣單而寒不知我去必無歸期且望眼拳拳勸  
加餐飯夫妻相敬如此情何慘哉况今土門杏園  
援兵固守非復鄴城師潰之比縱死亦必少寬大  
抵人生在世有離有合豈擇老少故憶壯年之事  
乃遲迴而長嘆也今也萬國干戈處處烽火積屍  
流血何鄉可為樂土是以投杖出門而不敢少為  
盤桓也雖云棄絕蓬室而甘即戎然此肺肝自不  
容於不摧折耳

無家別

無家者猶言喪亂離別不成家計也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藜  
百一作萬為一作委舊一作  
故荷音禍令音苓盪與蕩同

賦也但蒿藜謂喪亂之時園廬殘破也所見者惟  
蒿藜而已為塵泥梁竦云賢愚貴賤一死皆為塵  
泥造化豈有彼此之異賤子泛言即相州師潰而  
歸之人也氣慘悽王齊累日饑腸慘悽覺瘦怒我  
啼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言田里荒蕪

人跡罕少惟狐狸耳老寡妻所居相近之四鄰人  
多死於征役尚存者惟有一二寡婦而已且窮棲  
人情之戀故鄉如宿鳥之戀故枝也雖窮棲且安  
辭哉獨荷鋤潘勗見陸機曰今天下三分干戈騷  
屑吾當獨荷鋤山谷采芝術養此衰朽不復有意  
於世間事也鞞馬上小鼓也本州役盧湛詩肯謂  
鄉曲譽謬充本州役既盪盡謝靈運詩家鄉皆掃  
盡五年言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至乾元二年凡五  
年也不得力陳涉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  
尺逐秦鹿使群兒洗目看享富貴蒸藜猶言蒸民



黎民也。○此詩言天寶之後有陣敗來歸之人見其家破人亡園廬俱在蒿藜之內但見氣息日瘦狐狸怒啼四隣尚存者惟有一二寡妻顧夫宿鳥猶戀本枝豈人不戀故里是以其守窮棲不忍他去方圖荷鋤灌畦以治生理柰何縣令一知我歸即來召令習武雖役止在本州亦為勞頓然內顧無妻子骨肉可攜行止剛是一身而已且嘆家鄉蕩盡遠近同然若我所深恨者以長病老母死委溝谿於今亦已五年生我此身不得我力母子酸嘶兩天終恨噫人生無家何以為蒸黎哉此所以

重可悲也

### 留花門

按志陝西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是時廣平王為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大捷之至德二年葉護請留諸兵于沙苑以平餘孽遂為中國他日之患花門蓋指回紇而言非回紇別名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拔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  
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  
長戟烏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騎去聲撒烈一作威沒行音杭種上聲

賦也北門即北方也天驕子單于遺漢書南有大  
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飽肉匈奴居北邊  
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而已馬肥健趙充國  
曰秋高馬肥變必起矣師古曰盛秋馬肥健虜必

為寇射漢月匈奴舉事常隨日月壯盛以攻伐月  
虧則退兵以為患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  
蹇驕習俗桀暴業在攻戰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  
箭飛鏃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如此厭薄伐周懿王  
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至魯孫宣王周道中興命  
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羈縻贊曰其慕義而  
貢獻則綏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  
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應劭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  
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有驅除謂驅逐蠲除以待



聖人如始皇之為漢高王莽之為光武是也暗金  
闕謂唐自引寇入殿廷也隱忍謂隱匿含忍如漢  
以女嫁單于唐以女嫁回紇之類歌黃鵠漢元封  
中遣江東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  
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  
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  
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如淳曰天子嫁  
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天子不親主婚  
故謂公主指白日謂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連雲謂

回紇之兵左輔馮翊郡在今陝西高陵縣此言回  
紇之兵留于左輔以為害也見積雪太白山極高  
經夏宿雪不消言回紇之兵屯於此也烏休飛呂  
布曰長戟霜戈鳥亦不能飛度吳人何患耶桑枝  
折時回紇兵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沙苑畜馬  
之所在馮翊郡界渭水在西安府城北其源出臨  
洮府至華陰縣界入黃河涇濁渭清故曰清渭草  
豐潔玉臻至漢陂愛其泉香草木豐秀撒烈輕疾  
貌上林賦奔騰撒烈太行山名在河南彰德衛輝  
懷慶三府之間言回紇之兵由太行山而來至長



安也雜種言胡人種類本醜雜也蕭瑟即蕭條之意○公傷朝廷輕信留兵之議故賦此詩言胡人自謂天之驕子所飽者肉所恃者勇方秋高馬肥之時挾矢以射漢月且匈奴為中國患自古皆然所以詩人有薄伐玁狁之歌故聖王之於夷狄脩其文德以招來之正其紀綱以羈縻之今也不然召其率兵入援聽其深入殿廷不思中國自有驅除之畧而反隱忍以從其言妻之以淑質堅之以誓盟又使胡兵留屯左輔延駐雪山長戟森羅鳥飛難度哀笳亂鳴清晨幽咽田家懼其傷麥與桑牧馬喜其水清草茂渡河不須用舟胡騎果然輕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良由恣其深入胡塵遠踰太行而來遂使異類直抵京室至如花門既留內屯中國則中原被其侵酷日就蕭條而已

塞蘆子

蘆子關名在陝之延州即今延安府築關所以備吐蕃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畧大荒來嶠函蓋虛爾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



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  
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閣胡行速如鬼

馬音煙塞音色岐一作源為去聲閣音昏

賦也五城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  
受降城東受降城豐安軍五城是也隔河水即黃  
河之水盡東征時西方邊兵精銳者盡徵發入援  
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荆杞黃荆枸杞謂城內  
荒蕪故二木叢生思明史思明也西未已高秀巖  
為哥舒翰裨將攻石堡城詳知西事故有意於西  
未肯已也大荒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

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嶠函二嶠山函谷  
關俱在今河南府虛言其無備也秦北戶延州乃  
秦之北門關塞蘆子時官軍止知東討河洛而不  
知蘆關尤當速塞也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  
仙嘗兼尹鳳翔敗祿山遊軍者昆戎即吐蕃兩寇  
指吐蕃及思明也叫帝閣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  
叫帝閣閣守門卑官速如鬼甚言其至疾也○公  
傷不知西守而作言蘆關五城迢遙甚遠隔于河  
水之東足為西方險要柰何祿山肆毒馮陵中原  
當時唯務東征盡徵西陲精銳一鼓而東遂使五



城之內鞠為荒蕪故於此時思明割據懷衛尚未  
歸降秀巖經畧西方猶未止息迴畧大荒之中雖  
以峭函險固武備咸空獨此延州五城猶可倚賴  
安得一萬雄兵速將蘆關閉塞有如薛大夫者力  
能制賊近聞昆戎之徒畏威奔竄退兵三百里外  
是知蘆關能拒二寇實賴於斯誰能為我叫知司  
閹之臣備將此策直達宸聰速為之計可也

往在

此詩蓋述當時之事必是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

解瓦飛十里總帷紛層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  
合昏非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  
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盡蟲  
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桷歛穹崇  
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群公  
登堦捧玉冊我冕聆金鐘侍祠慙先露披垣適濯龍  
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  
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羶肉采鷁行角弓  
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



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  
鋒鏑供鋤犁征伐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  
君臣節儉足朝野灌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  
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  
千春薦陵寢未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  
歸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練音碎非一作排繳音叔  
景音影聆一作耿腐一作  
癯果思音浮思塞音色著直畧切  
呼一作娛中興音仲興號音毫  
賦也胡謂安祿山彤宮天子之宮九廟天子七廟  
王莽增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總帷細縷布謂之  
總以素總為廟中帷幕也疚心心有疾也木主神

主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灰悲風謂九廟神主為  
賊所焚故臨悲風而此心如灰也合昏謂叛兵合  
於黃昏也非無非也鐵騎乘被鐵之馬皆勁兵也  
魏志曹公列鐵騎五千為十里陣清旭清明之旦  
錦幪鞍帕糞土叢王昭君辭今為糞土英當宁禮  
記天子當宁而立玉座帝座時祿山及吐蕃兩陷  
京邑天子出奔白間黼宸也畫蟲畫雉以飾之塗  
粉為地也剝為亂兵所剝削也二聖玄宗肅宗皆  
出奔故不知其所止百歲翁公自謂也車駕指代  
宗自陝還先脩九廟也楠祿也魯廟丹楹刻楠欵



忽也穹崇高貌此述肅宗命代宗與郭子儀收復  
京師也樹椅桐種此二木將以興禮樂也帝力雄  
時屢臻喪亂國力凋敝雖未及未焚之前然亦已  
見帝力之雄矣前春二字必有誤此述乾元元年  
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忝近臣公為拾遺諫官  
得以親近天子故曰近臣景從東都賦天官景從  
如影隨形謂天官無一刻不隨從天子也義冕高  
冠金鐘殿上金鐘之聲侍祠侍奉祠祭之官露陵  
寢暴露也掖垣紫禁垣墻濯龍宮名漢桓帝祠老  
子於濯龍宮時九廟雖脩未至全備故侍祠之臣

慙其神主先嘗暴露今亦假宿濯龍以行禮也孝  
孫指代宗五雲五色雲見太平之應鏡奩乃供奉  
后廟神御之物翠羽翠鳥之羽為神御物之飾羯  
胡謂明皇時安祿山陷長安犬戎謂代宗時吐蕃  
復陷長安腐羶肉謂祿山吐蕃二次蹂踐宗廟也  
角弓以角為弓謂陵寢被弓矢也塞關中謂調西  
極山東勁兵以實關內歸始終謂史思明等終降  
服也自罪已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然此述當時嘗  
下罪已之詔車書通言天下一統也供鋤犁銷兵  
器為農器聽所從罷征伐以從農冗官謂放冗官



瑣材盡歸農業免虛耗府庫財也土著謂用兵擾攘之際有冗濫為官者各令復業土著戶口前日失耕種者今還力穡以為農也懽呼同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納諫諍趙襄子清穆端拱開納諫諍訐直之臣赤墀禮天子有赤墀櫻桃薦宗廟之果銀絲籠以銀絲為籠盛櫻桃也不再火言京師永無警急也若飄蓬公自傷衰老若飄蓬然不復還故鄉也○此詩蓋傷京都兩為戎狄所陷自歎漂泊無依不獲歸老而作言往昔祿山陷長安焚九廟瓦飛十里總帳皆空心懷木主心灰悲風暮合

鐵騎朝散錦幪賊臣肆逆以賀成功妃嬪傷殘連為糞土朝廷至陷玉座白間咸剝盡蟲二帝出奔不知所往百歲老翁不勝悲泣及夫車駕得還楹桷忽整故老無不涕淚祠官復樹椅桐雖云宏壯不如昔時然恢復之功亦為雄烈仍脩祀事實勞聖躬然吾微軀忝為近臣故今隨從亦陪群臣之末登堦以奉玉冊戴冠以聽金鐘但見祠官頗慙暴露掖垣且邇濯龍由是曾孫孝思五雲呈瑞廟器猶新裝飾可愛誠為中興之一快矣但恨前者既厭羯胡後來復遭戎患穢辱俎豆震驚陵寢安



得申命自彼西極掃空山東盡驅士庶悉詣闕下  
以實關中曉主將以逆順使元元復歸戴於我朝  
今誠若是則何憂羯胡犬戎之為逆哉我皇一朝  
罪已故萬國車書以通鑄兵器以作農器放冗官  
以盡歸農君臣咸尚節儉朝野懽呼太平矧中興  
之君有如開國之祖端拱納諫藹然雍穆之風且  
舍桃堪薦俾祀事垂於無窮自是京師永無警急  
涇渭之民頓割愁容皆得以歸號墳墓豈若老翁  
不得歸故鄉哉

客從

此詩當是大曆四年作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  
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歛無  
遺去聲 歛去聲

賦也客從之客泛言泉客珠即南海鮫人也其眼  
淚則成珠又名泉仙有隱字謂此珠之中若隱然  
有字者欲識而不可識也篋笥盛物之箱○公見  
大曆四年遣御史兩稅錢而作言商人本無徵稅  
而今則有之是以商賈預為之備故自客遺泉客  
之珠即藏諸篋笥以備他日徵求及被徵時開而



杜詩集註 卷三  
視之皆已化血欲應徵求之急不可得矣

白馬

此潭州詩崔瓘為衛玠所殺事在大曆三年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  
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  
賦也白馬昔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公於  
叛逆皆言白馬雙貫箭言主將已敗止見馬貫二  
箭而逃也馬上郎主將皆指崔瓘商字當作傷字  
看死多門謂戰死之人或正或邪或盡節或傷勇

故曰多門霰雪珠也○公傷崔瓘死於叛臣之手  
而作言逆臣自東北而來弑戮主將惟見戰馬空  
鞍止帶雙箭而已可憐馬上忠臣英雄意氣今誰  
復見更悲主將戮於中夜死雖多門而瓘獨得其  
正凡為臣子效忠貞者烏得不涕下如霰耶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下排律附

按史至德二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儼為  
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  
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  
于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



萬賊大奔潰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  
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  
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  
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  
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  
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  
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

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劔吹毛

喜覺都城動悲因子女號家家賣釵釧只待獻香醪

看音刊降平聲種上聲將去聲操平聲騎去聲號平聲悲因一作悲傷只待一作準擬

賦而比也胡虜指安慶緒京縣京城之縣今長安

等縣是也郭子儀以兵破賊安慶緒奔於陝郡此

之謂潛京縣賊壕賊之城壕鼎魚穴蟻言雖暫時

假息終不能逃死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

遊鼎沸之中異苑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

悉被甲持槊從垣中出緣机登竈蔣山道士以沸

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



穴中假息後漢第五倫擢謝夷吾為督郵使收烏  
程長按罪夷吾還白倫曰切以占候知長當死遊  
菟假息非刑所加帳殿軍中以幄帟為殿玄冕卿  
大夫之冠此言羅玄冕謂朝臣聚集也轅門項籍  
傳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白袍梁陳慶之所  
統之兵悉著白袍秦山在今鳳翔府警蹕天子出  
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時肅宗在鳳翔故云漢苑  
上林苑言內地漸復也羊腸阪在太原府雲橫天  
子所居雲橫其上黃帝戰于涿鹿之野上常有雲  
氣雉尾高乘輿以雉尾為防鉉著馬頭上五原近

長安時賊退敗故壁壘皆空有謂五原在鳳翔者  
非八水一涇二渭三澶四灞五澤六浩七澧八潘  
俱在西安府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爾曹指賊徒  
也乞降尚詐謂賊窘則乞降黠則尚詐今胡賊既  
為官軍所臨欲望如是不可得也龍種謂代宗為  
元帥本天子之種司空指郭子儀豹韜太公兵書  
蘇武節蘇武至海上仗漢節旌旄盡落言前軍皆  
守節之士也呂虔刀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  
者曰三公可佩虔乃贈別駕王祥言左將皆輔相  
之才也回飛鳥言氣之凌噴可回飛鳥沒巨鼉巨



鰲海中大鯢威聲隆重乃至沒之以比狂賊懾服也。戈平頭戟鋌小矛雪色言其白。向秋毫言雖至微必中也。艱方盡言否極泰來也。運更遭選云遭遇佳運言遭逢亨屯之時也。螫行毒也。沃腥臊言胡人臭氣如以湯沃去腥臊也。丹墀近言車駕有可還之勢。神行天子之行。羽衛葆羽之衛。牢則安而無警也。聚五采之羽為幢。曰葆花門謂回紇之軍絕漠燕山之北磧鹵絕大漠謂極北也。拓羯拓跋氏乃羯胡謂西域之類。此輩指回紇言感恩至謂回紇助順其所向勇銳無前羸俘言虓羸之衆

何足執也。衣染血太宗平劉武周躬臨矢石血濺兩袖劍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獻香醪言子女歡欣賣首飾買香醪以迎王師也。○公喜官兵大壓賊境將復京師而作言胡虜雖潛京縣而官軍已壓賊壕猶鼎魚穴蟻偷生片時何所逃往但見帳殿之前羅列玄冕轅門之內照曜白袍秦山已止行人漢苑已張旗幟路濕而羊腸失險雲橫而雉尾益高五原賊壕壁壘皆空八水承平風濤寧散靜觀今日之天意少貸胡賊之遊魂耳乞降尚詐斷不可行况今元帥本由帝胄司空策握



豹韜前軍盡守節之士左將又輔相之才兵氣威  
聲赫然震動戈鋌白於冬雪弓矢妙中秋毫天步  
之艱已盡時雍之運方遭毒螫掃淨無遺腥臊湯  
沃盡絕吾知車駕有必還之勢神行有收復之安  
矧懷柔遠人誠心助順咸感至恩虺羸胡虜何足  
執哉鋒先而衣染血騎突而劍吹毛喜覺京師震  
動子女樂極生悲復見太平有象無不賣其釵釧  
市買香醪咸挈壺觴遠迎王師也

柳司馬至

大曆二年吐蕃入寇兩京戒嚴公因司馬

相會故作是詩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  
設備邠鄆道和親邏些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  
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使去聲過平聲將去聲邠鄆音寒丹些  
一作沙邏力佐切些四箇切燕平聲

賦也有使指柳司馬姓名未詳三峽夔州府有瞿  
塘三峽公時在夔故云三峽兩京陝西為西京河  
東府為東京唐所都也猶出將更屯兵言干戈未  
息也邠鄆道在廣平府邏些吐蕃城名幽燕在今  
順天府與陝西道里相近因兵擾攘唯鳥可過也



商州在陝西洛水在河南謂兩京震動故少人行也衰謝公自謂身衰老也嬰加也到宮闕言霜落之時寒信已到京師也戀主公自謂也○公身在夔而心常戀主因見司馬遠來故賦此詩言天使自此而南試問兩京消息近覺如何但聞函關出將渭水屯兵戰爭猶未寧息邺鄆尚爾設備邏些已議和親幽燕之地惟鳥可過商洛兩京絕少人行更傷衰老無補於君且恨蕭條病益加重因念寒到君邊不能侍奉使吾戀主之心獨自分明而已人不能知而亦不必人知也

七言古

時事類

悲陳陶

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與安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復敗績陳陶在今陝西咸陽縣斜者山澤之名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血洗一作雪洗仍唱一作撚箭日夜更望官軍至一作前後官軍若如此

杜詩集注

卷三

二五

阮成



賦也良家子好百姓子也漢趙充國始為騎士以  
六郡良家子房瑄傳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一  
軍先遇賊于咸陽縣之陳陶斜接戰瑄軍敗績同  
日死陳陶兵敗為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  
千而已群胡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  
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瑄雖喪兵而都人  
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是歲房瑄兵敗  
故作此詩言官軍既敗而胡羯遂成助順之功故  
群胡歸來以血洗箭唱歌飲酒妄自驕矜是以都  
人苦其殘擾復願官軍之再至也

悲青坂

爾雅坡者曰坂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  
戰敗績南軍將陳希文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  
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野蕭颯青是烽煙白  
人骨馬得附書與我軍恐待明年莫倉卒

窟音潤颯  
色擲切馬

音煙倉上  
聲卒音測

賦也青坂在鳳翔府郿縣去長安三百里太白山  
亦在郿縣秦築長城以防胡其下有泉窟可以飲  
馬征人路出於此而悲傷焉陳陶方敗一日而再

上詩集注



戰我氣折而彼方銳自應復敗也黃頭以黃帛蒙其頭也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是也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癸卯之敗也以兩敗各散而歸所以言日向西也餘散騎猶敢馳突以其暴掠不改也莫倉卒房瑄戰于陳陶斜不利猶欲持重而牽於邢延恩所促戰又敗兩京雜記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詩又言房瑄起軍太白而青坂相去不遠言其敗衄之後狼狽如此故公此詩有忍待來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

洗兵馬

公自註收京後作當是乾元二年無雨時賦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兒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  
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  
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  
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  
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  
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  
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  
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中興之中  
音仲將去

聲相去聲下同為時之  
為音位解去聲乾音干

賦也山東即河北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  
京已復安慶緒奔于河北史思明等降而諸郡盡  
復故云中興一葦過言易渡也破竹中杜預傳今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鄴城在今彰德府河廣指衛  
州謂郭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  
是時相州未復所以有不日得之句魏州即彰德  
府衛州即衛輝府朔方今寧夏衛時郭子儀為朔  
方節度使帝方專任子儀汗血馬出西域其馬最  
良行路久即汗流血言此以見回紇助兵之多餒



肉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言此以見回紇如虎  
終為害也蒲萄宮景龍文館記中宮召近臣宴東  
蒲萄園奏以宮樂此言賞回紇之功也海謂河東  
岱謂河北崆峒山則在西也關山月周王褒燕歌  
行無復漢地關山月關山者家鄉所在也草木風  
趙肅云萬國兵革振動如雄風之偃草木其悲聲  
非一也成王廣平王倣為元帥初封楚王徙封成  
王郭相指郭子儀司徒指李光弼尚書指王思禮  
思禮收山東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二三豪俊即  
指子儀等言冠冕入乾元元年正月上皇授皇帝

以傳國璽此時文武衣冠併入朝而定矣紫禁王  
者紫宮之禁蓋以紫薇帝座得名鶴駕按漢宮闕  
疏白鶴太子所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問寢  
周文王為世子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曰今日安否何如龍樓太子門名文選出龍樓而  
問豎攀龍附鳳揚子曰攀龍鱗附鳳翼時攀附而  
立功者皆有恩也蒙帝力堯時老人擊壤之歌帝  
力何有於我哉蕭丞相蕭何餉餽不絕糧道故以  
比蕭嵩張子房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故  
以比張鎬張公即張鎬蕭嵩薦之曰用則帝王師



不用則窮谷一叟耳。風雲會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青袍白馬。更何有言。安史之亂已息也。庾信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後漢今周。以漢光武周宣王比。肅宗之中興也。致白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銀甕禮記。山出器車。注。器謂銀甕。丹甕。紫芝。曲。即四皓歌。河清頌。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鮑昭為作河清頌。今唐乾元二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冰。蓋收京之實事。惜雨乾。按史。乾元二年旱。故有此詩。布穀鳴鳩。小鳥。淇上衛相等州。有淇水。時思明餘黨未殄。故有淇上健兒之句。愁多夢言。妻急

望夫歸也。挽天河。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蜀相劉文靜曰。方今鼎足鑊居。黎民烏得五千壯士。挽回天河。洗滌天下之甲兵也。洗甲兵。周武王伐紂。天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此厭亂思治。欲天洗兵而作言中興諸將。今已收復山東。捷書夜報。與白日所聞。皆同。河廣喜于易過。而胡兒餘命如破竹之勢。易亡。雖曰鄴城未下。得亦在于須臾。此皆獨任郭相。成此無限之功。收復京師。咸騎良馬。故燕回紇之兵。在于蒲萄宮內。所以酬其功也。此時深喜肅清。



海岱尚當追思仙仗曾過崆峒三年笛裏深悲故  
山之月萬國兵前空嗟草木之風今得還京亦豈  
非幸但見吾王成功雖大而心反小至如郭相深  
謀從古以來如此絕少司徒清鑒與鏡同懸尚書  
豪氣秋天同杳二三豪俊並為救時而出整頓乾  
坤功由收復而了東走之臣豈忍遽爾思歸方今  
流民如南飛之鳥盡得安巢而宿冠冕復正朝綱  
紫禁煙花旋繞太子仍得寧居鷄鳴問安寢外攀  
龍附鳳之勢誠不可當有功將士盡封侯王汝等  
當思所自咸知蒙帝之力而不可自謂其能以誇  
已強可也于今關中既留蕭相幕下復用子房何  
其幸耶况張公一生江海之客身長鬚眉皆蒼微  
起適會風雲扶顛果竒籌策青袍白馬更何所有  
後漢今周喜得再昌由是尺地寸天無不入貢竒  
祥異瑞無不來呈白環致自異國銀甕得于諸山  
方當是時正宜勵精圖治思患預防處士休歌隱  
曲詞人當獻頌章柰天旱困農小鳥催種各思復  
業安居以匡王國淇上徒兒速歸勿懶城南思婦  
愁切夢多安得力士上挽天河淨洗甲兵長置於  
不用之地哉



青絲

僕固懷恩鐵力部人從郭子儀討賊累立大功進封大寧郡王廣德二年謀反誘吐蕃兵二十萬入寇代宗親率神策軍討平之懷恩病死於靈武其子瑒亦為部下所殺此詩當是二年作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虜粉期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作如一如

賦也青絲白馬南史侯景傳初大同中童謠青絲

白馬壽陽來及侯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引以比懷恩也誰家子黃庭經誰家子在我身此亦指懷恩言麤豪亦指懷恩之氣質言風塵起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故云且逐也不聞猶云豈不聞也掃蜂蟻肅宗鳩集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是功成於廣德元年此詩作於廣德二年故云近靜也殿前兵馬即代宗神策軍汝指懷恩言虜粉湯潑菜成虜米磨碎成粉比敗亡之速也懷恩廣德元年反至九月郭子儀出兵懷恩即退遁故云十月為期歸金闕曉諭其早歸降也下玉墀詔書下



于丹墀也。○此詩戒飭懷恩而作言爾如侯景之  
遽反徒以麤豪之性浪逐風塵故喻之曰汝豈不  
聞聖王之放妃嬪舉行善政近且掃除寇亂今則  
殿前兵馬必以十月為期破汝速為齏粉汝今畫  
計不若面縛來降庶幾天書肆赦萬一有可生之  
路矣迷而不悟惜哉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  
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  
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數音朔使  
去聲應乎

聲

賦也西戎本盤瓠犬種所生故吐蕃謂之犬戎遠  
遁逃永泰元年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  
儀乘間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  
遁去牧馬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臨洮  
今為府渭水在臨洮隴山在鳳翔府崆峒在鞏昌  
府五原在延安府神木縣各地皆隸陝西北庭句  
謂回紇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求和關中今西安  
府唐所都贊普吐蕃之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  
故號君長曰贊普更求親復求和好仍叙舅甥之



情也。○此因吐蕃夜逃而作言近聞吐蕃遁逃不敢復至臨洮牧馬渭水隴山白日靜而秋雲高何其寧謐之甚崆峒五原亦無兵革之擾于是回紇遣使求和吐蕃聞之亦復來講舊好矣

### 漁陽

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大敗史朝義漁陽指雍王所統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

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賦也突騎言其駭銳可衝突敵人漢光武謂馬武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赫赫兵威光顯也猛將謂逆臣李懷仙朱滔之屬非高計公聞雍王之勝而河北猶未入朝故告諭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雄武城祿山自料天下可取逆謀日熾乃築城於范陽之北聚兵積穀以防後日退走之計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事○公聞雍王兵勝而作言祿山引吐蕃之兵入寇奉天而雍王率漁陽突騎咸盪平



本言集言  
之因曉喻河北逆臣相率來歸猶為後時顧乃跋  
扈如此豈為彼之高計乎因思祿山初叛築壘防  
虞畢竟不得歸營遂成齏粉繫書問燕故老今日  
撲滅在于賢王一戰之功又何須十萬之兵耶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  
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  
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朝音潮將去聲  
賦也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  
叛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掠千餘日謂自太一

平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近  
來供貢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妄舉兵征誅  
所以群蠻不復來貢也按唐志嶺南道厥貢金銀  
孔雀犀象之類小動搖以鎮守者妄征伐也世封  
刺史唐太宗時諸蠻有來貢者皆世封刺史非時  
朝謂諸蠻雖封刺史不須及時而朝不比內諸侯  
朝聘以時特羈縻之而已蓬萊殿唐時殿名老將  
在焉馬援封伏波將軍遠征交趾諸蠻畏服不得  
驕謂兵驕者敗故詩戒之○公喜既平呂太一之  
叛而作言自平太一之後得收千日明珠近來供



貢稀少蓋恐鎮守大臣無懷柔之道妄起干戈以致諸蠻小生搖動世封刺史者原無定其來朝之期今之蓬萊大將才如伏波者但當綏之而已有功不必自矜驕也  
五言古

邊塞類

前出塞九首

乾元二年公至秦州思天寶間而作戍交河以備回紇入寇有謂備吐蕃者非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賦也交河縣今隸河間府址狄不遠程期刻其路程以定期會也亡命漢竇榮亡命山林嬰加也禍羅災禍之羅網謂畏公家之程期則必有收捕之禍矣富土境謂土地已開闢何必多開邊境行負戈謂負戈以行李奎被掠毀冠裂冕吞聲負戈○此公因傷戍役遠行而作言戚戚以去故土悠悠以赴交河公家程期有限豈敢亡命以遭禍羅吾王土地今已寬廣何必又欲開邊以求其多使戍卒棄絕父母重恩吞聲嗚咽負戈往戍交河也哉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塞旗

塞音牽

賦也日已遠離家日久也不受欺謂已習武藝不  
受徒侶之欺侮死無時謂以身許國不顧死生之  
時脫轡頭謂已能走馬青絲馬韉也梁簡文帝青  
絲懸玉鐙又宛轉青絲韉捷下疾速馳下也萬仞  
岡極言其岡之高塞拔取也○詩又言出門日久  
而演武日深是以不受徒旅之欺但骨肉情牽不  
忍斷絕然此身許國肯顧死生之時哉由是走馬

不須上轡而此手常挑青絲馳馬疾下山岡俯身  
且試塞旗是何勇猛之甚也

磨刀嗚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磨平聲

賦也嗚咽水在今鳳翔府隴山其坂九曲欲登者  
七日乃得越顧瞻莫不悲思其俗歌曰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按兵  
戍交河磨刀於隴豈道經於此耶腸斷聲指水言  
鮑昭詩行子心腸斷憤惋驚嘆聲當速朽禮記死



欲速朽。○詩又言戍人於隴水磨刀水赤乃知傷  
手心雖欲輕水聲而不必聞然思親心緒紊亂已  
久丈夫既誓以身許國尚何驚嘆之有直欲立功  
圖像死骨速朽亦不足恤况今一別而反傷乎此  
又勉以義也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長音掌  
戍音庶

賦也送徒如漢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之類  
六親謂父子兄弟姊妹甥舅婚媾姻婭。○詩又言

送徒既有主者而遠戍之人亦各自有一身不顧  
死生即向前去何勞爾吏之嗔怒耶既而路逢相  
識附書六親自嘆今日兩相決絕不復能同苦辛  
哀哉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樂音洛  
將去聲

賦也異苦樂謂為將之道其苦與眾同之今將樂  
而士卒獨苦豈善撫士卒者乎寧盡聞不敢直言  
主將厚之道也為奴僕樹功勳漢衛青少時其父



使之牧羊皆以奴僕畜之後至封侯○詩又言交  
河萬里主長押我以赴三軍軍中或勞或佚苦樂  
不均主將豈能盡聞且一河之隔胡騎常見百群  
我今身為奴僕下賤安得樹立功勳以垂名不朽  
哉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  
賦也挽引也當用長箭長則能及遠射馬擒王謂  
馬仆人覆王擒則將降也自有疆謂分茅胙土各  
有疆界多殺謂不必多殺人也○詩又言戰陣之

事當挽長弓當用強箭射人當先射馬擒賊必先  
擒王立國之道貴乎不嗜殺人蓋設國自有疆界  
苟能遵王大道使人不侵凌豈在好大喜功以多  
殺哉此又戒勉之詞也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聲雨去

賦也驅馬陸士衡詩驅馬涉陰山抱寒石因天寒  
山險故下馬抱寒石而行指落漢高祖自將擊匈  
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漢月遠謂天漢



之月經見已久也不可攀成卒築城於北而家在南方望雲南征恨不可攀雲而歸也○詩又言築城戍守之先故我士卒驅馬登山以往北土兩雪之中衝冒而行下馬抱石指落層冰歲月已去為時既久不知何日城完而可還鄉于是仰望浮雲南往不可攀附而云歸也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為去聲行音杭論平聲

賦也單于即回紇雄劍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干

將造劍二枚陽曰干將為雄陰曰莫錡為雌雌雄不並匣則鳴四五動雄求其雌也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繫頸賈誼請試屬國以繫單于之頸備行列盧綏潛心屈志暫備行列何足論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不足論也○詩又言單于入寇我軍一出彼即敗北虜其名王而繫頸轅門矣既而曰我潛身備於行列一勝何足論哉此盖有志於建大功而不伐者歟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賦也能無猶云豈能無也貴苟得謂不謀大畧皆  
以詭遇為功也雷同曲禮毋雷同註雷之發聲物  
無不同時應者有鬪爭謂中國之寇盜狄指回紇  
戎指吐蕃四方志以天下為度也禮記桑弧蓬矢  
以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志也固窮公自謂也  
○詩又言我今從軍已將十年豈能無分寸之功  
若眾人則以苟得為事我則願立大功羞與苟得  
之人雷同大抵戎狄不知禮義見我中原少有寇  
警即來侵邊豈可不淨掃乎丈夫當有四方之志

吾固不宜其辭固窮以自沮也

### 後出塞五首

天寶十四載三月安祿山及契丹戰于漢  
水敗之故有後出塞五首而出兵起漁陽  
也同是乾元二年作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馬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馬音煙  
少去聲

賦也當封侯梁竦曰大丈夫生當封侯守舊丘謂



生長故鄉田土也召募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鄱  
陽召募募廣求又招也薊門今順天薊州有薊門  
關千金百金極言其盛刀頭唐刺史見觀察使皆  
抹首靴足握刀頭候路左道周周曲也庶羞烹庖  
敬物調以五味盛於銅器謂之銅羹盛之於豆謂  
之庶羞羞膳也吳鈎吳越春秋吳王闔閭命國中  
作金鈎令曰善者賞百金有貪王重賞者殺其二  
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  
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殺二子  
釁成二鈎於是向鈎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

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王  
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公見時人勇於應募故作此詩言大丈夫生當  
覓取封侯安能復問故土於是赴募而往薊門軍  
行不復可阻不惜重費買馬鞍裝刀頭慨然出塞  
是以間里親戚無不送行老者則居上列酒酣且  
進庶羞少年又別有贈含笑而看吳鈎期其所向  
無前而敵王所愾也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將去聲

賦也東門河南洛陽東都門夏官大司馬師以門  
名疏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  
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將軍者河陽亦在洛陽  
縣李陵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蕭蕭悽其之  
意萬幕言將多兵衆也部伍漢大將營五部部有  
校尉一人部下有曲軍法以五為主五人為伍各  
見招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幕也夜寂寥但  
見明月懸天正照此夜而人不囂譁則令嚴可知

茄塞上捲蘆葉吹之其聲最哀李陵書胡笳五發  
牧馬悲鳴慘不驕言當此之時雖少壯之人亦為  
之慘切豈有一毫驕泰之心哉霍嫖姚霍去病為  
嫖姚校尉嫖姚舊皆作去聲乃勁疾之貌今詩作  
平聲○詩又言朝進東門暮登河上見日照大旗  
而令嚴夜靜方此之時悲笳聲動壯士慘然借問  
今之大將恐是漢之霍公不然何其紀律之嚴如  
是耶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賦也重守邊保其疆場而已重高勲則邀功而生  
事此後世所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亘長雲亘極  
也如雲衆也王者出師長而極其衆也六合上下  
四方也且孤軍言太平之世天下一家四夷無敢  
應援各自孤軍而已勇所聞謂所聞者唯一勇以  
持身玄冥北方之神謂玄冥所主之北地奉吾君  
謂或擊大荒或開玄冥之北為國生事持此功以  
獻捷於君雖受高爵重祿不亦厚顏矣乎此詩諷  
開邊者而言或不當指定楊國忠也○詩又言古

人今人所重不同蓋古人以六合為家則四夷羈  
縻之而已故重在守邊豈知出師亘長雲耶乃若  
今人以高勲為事遂使壯士奮身拔劍擊大荒收  
胡馬開北鄙以奉吾君蓋譏今人以開邊為重者  
也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

將去聲通  
一作路

賦也凱獻功之樂繼踵謂接踵而來也兩蕃謂安



祿奚契丹靜無虞段容曰西北安靜二蕃無虞漁  
陽今順天府薊州豪俠謂以勢力服人者笙等十  
三簧為笙二十六簧為竽左太冲曰北里吹笙等  
謂燕薊已復而民樂也遼海遼東之海蘇曰吾欲  
張片帆泛日本轉遼海採訪海外奇異粳稻出於  
東吳練今之細熟苧布與臺軀身也左傳人有  
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  
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羅練照耀輿臺  
之身以見下賤得志也主將指安祿山楊國忠言  
祿山兵還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迓祿山恃功

高氣凌公卿誰復敢議其事又楊國忠嘗遣劍南  
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閩羅鳳敗死西洱河國  
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  
騎屢舉無遺天下寃之有謂泛指者非觀漁陽豪  
俠等句可知上都即京師諸大臣也○詩又言當  
時大將好開邊功獻凱之使接踵而來四夷雖曰  
無虞而漁陽之禍將作擊鼓吹簧舟轉遼海貢賦  
日供至輿臺下賤亦衣羅練以相照耀主將位益  
尊崇氣凌公卿是以邊人深知兵敗不敢明言苟  
肯明言則中以危禍立死通衢此所以釀成漁陽



動地之危馴致兩京失守之患也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將思並去聲論平  
聲騎去聲問音見

賦也亦多門田穰苴戰伐出師多門左傳晉政多  
門躍馬蔡澤曰躍馬疾驅四十二年足矣明主恩  
古樂府以死報君恩幽州今順天府河洛今河南  
府祿山自幽州起兵先陷河洛間道歸間空也從  
空隙而來不敢由大道也藺相如使人奉璧間道

馳歸但空村言故鄉居民盡避祿山也惡名不忠  
之名窮老指逃歸老臣無兒孫蓋祿山反時其將  
有脫身歸國者而祿山盡殺其妻子也○詩又言  
將校自言我本良家之子因出師多門更番調發  
故亦從事在於軍中見主將恣行驕傲故其愁思  
益添今雖一時身貴何足道哉從軍走馬已二十  
年眼見包藏不敢從叛恐辜明主厚恩一見幽州  
之騎河洛遂昏夜半脫身間道而走至故鄉但  
見人皆避去止留空村而已不忠惡名幸然脫免  
可憐窮獨老臣子孫俱無噍類惜夫



遣興三首

乾元二年公在秦州作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為去聲疆音姜將去聲

賦也四顧顧瞻四方也徐昕過洛汭無復見當日  
五侯第宅馳馬四顧茫然歎息朽骨穴螻蟻老子  
其人已死其骨已朽莊子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  
螻蟻食蔓草纏江淹恨賦望平原蔓草縈骨尚開

邊謂當時崇尚征伐四夷開置邊郡也秦彭過五  
原見白骨蔽野駐馬嗟歎久之曰今人不能閔瘡  
痍尚思興師開邊豈不憫黎民之性命乎同晏眠  
肅宗已平祿山肉食者謀不減尚與吐蕃再戰故  
公詩謂安得有如趙將廉頗不邀功伐惟務安邊  
與三軍同晏眠更不生事可也○公因傷今思古  
而作言戰場下馬四顧茫然悲風送去浮雲吹殘  
黃葉但見朽骨皆為螻蟻之穴又為蔓草延纏故  
老過此無不興歎今人不惜尚爾開邊已知中國  
夷虜互有勝負而封疆邊地豈能常全安得名將



如廉頗者出於其間而使三軍同晏眠耶

高秋登塞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  
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降音杭事反覆一  
云河蕭條將去聲

賦也塞山邊塞之山馬邑州今鞏昌府馬邑縣在  
朔州東秦人築此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周  
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故名  
馬邑城降虜指回紇言盡不留匈奴寇邊韓安國  
悉師向北少年拒敵老弱留守城邑穹廬氍帳也

其形穹隆故曰穹廬哭道路賈捐之議朱崖為不  
可伐謂當此之時軍旅數發父死子傷孤兒號道  
路老母寡婦塗泣巷哭事反覆兩京雖平復而賊  
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士卒傷死可知矣相州即  
鄴中憶昔詩云鄴城反覆不足怪積如丘馬良曰  
連年兵火尸積如丘茅土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  
色注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  
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壘以  
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  
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五色



意載驅謂乘車之貴人也鄴中叛服不常人死如  
丘山萬一有變諸將已富貴各顧私家誰肯為國  
謀事哉○詩又言高秋登邊塞之山南望馬邑于  
時回紇助順合擊群胡壯士皆行不留守土匈奴  
穹廬亦甚寥落而行雲亦為之愁矣但見老弱哭  
於道途各顧甲兵之休柰何鄴中反覆死人如丘  
當時諸將俱已富貴各顧私家無有為王謀事者  
此公所以重憂之也

豐年孰云遲井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  
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稿  
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賦而比也豐年曹子建詩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  
年陸機賦井澤霽霈秋雨足按乾元二年春旱故  
云井澤不在早是年秋雨足而禾黍茂因以喻當  
時衡門之士也已映道趙益云桑麻蔽天禾黍映  
壟尚枯稿莊子枯槁之士宿名無醜好此論衡茅  
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  
之不同耶鹿皮翁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對芳草  
閒靜之意○詩又言豐年不須論禾生發之遲一  
逢井雨不在種之太早時乎秋雨霽足則禾黍之



本詩集註 卷三  
三四十八  
茂已映道矣春苗得逢秋雨同日亦老正如衡門之士逢時展材則何先後之有但訝鹿皮仙翁忘機對草遺落世故終不可及也已

將帥類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大曆元年春作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賦也膽氣孫子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兩角弓趙括每出乘高馬左右懸二白弓受鉞古者授大將

以斧鉞得專征伐高義同滿堂之人言無同辦赤心以掃平禍亂者也○公思王十將軍獨能奮義故寄此詩言將軍膽氣猛武左右常挾二弓纏結青驄之馬出入錦官城中即今時逢危亂惜乎將軍未蒙授鉞威勢難于立功若夫滿堂賓客何人能同倡義也哉深惜王將軍有志未伸也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排律附

哥舒姓翰名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天寶六載明皇召見於華清宮命攻石堡城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四載



翰凡三入朝翰待諸將必恩衆以不能死  
節於安祿山而反事之故輕其為人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  
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  
日月低秦樹乾坤遠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

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  
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論平聲勝一作戰走音奏冠去聲宛於爰切邊沙一  
作單麾行音杭末二句一作防身有長劍聊亦倚崆峒

賦也麒麟閣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宣帝甘露三  
年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二人於  
麒麟閣第一功漢高帝行賞以蕭何功第一公言  
此者以翰特蒙帝眷必立大功為第一人也君王  
指玄宗必英雄吳張昭曰人君能駕馭英雄開府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即三公之亞百勝劉牢之為



前鋒百戰百勝畧地取地也鄂千秋曰曹叅有野  
戰畧地之功兩隅空謂翰能北征突厥西伐吐蕃  
也青海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東海之外  
曰渤海曰滄海南海之外曰漲海西海之外曰青  
海北海之外曰翰海青海在今陝西行都司無傳  
箭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  
傳箭以警其睡時翰築城青海吐蕃不敢近故無  
傳箭天山即祁連山在今西夷火州匈奴謂天為  
祁連早掛弓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掛弓則  
不復用矣廉頗趙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已和戎

左傳魏絳勸晉侯和戎以為有五利公從之水出  
金城曰湟蓋黃河之西一名都樂水天寶十二載  
以河湟之乂棄欲得翰收復之進封涼國公兼河  
西節度使在今寧夏衛垂睿想方謀復河湟為帝  
所系望也低秦樹繞漢宮蓋言日月至高也以其  
功而比之則日月反若秦樹之低乾坤至大也以  
其功而比之則乾坤止遠漢宮之小此甚言其收  
復之功大也愁逐北言翰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逐  
而敗北也又從東漢伐大宛國得天馬乃作天馬  
歌大宛在東海此亦言翰能振威武蠻夷畏服故



宛馬復東來貢也邊沙遠謂翰屢節鎮邊郡御席  
同言翰收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甚盛也曾寵鶴  
左傳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將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此言軒  
墀非軒亭之軒乃大夫之車也舊非熊周文王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乃霸王之  
輔也於是文王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為  
師此言翰之貴寵已如乘軒之鶴明皇得之真如  
文王之得呂望也名數謂等其爵位名數之輕重  
而為之此言翰以功進封西平王也誓始終漢高

祖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  
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  
馬之盟遺戰伐言以計用兵不暇交戰也昭融帝  
之哲鑒言君臣契合自然動主眷也青冥天也灌  
夫致功名勛業於青冥之上氣槩中五侯門戶槩  
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豪英氣槩  
之中誰敢反目珠履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  
客皆躡珠履白頭翁公自謂初題柱公自言壯節  
有題柱志也成都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  
其柱曰不乘駟馬高車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



其處獨轉蓬公自言晚節流離如蓬隨風轉也春  
草歇梁元帝云既看春草歇謂當春乃草發生之  
時而反歇也暮途窮主父偃云日暮途窮嵇康書  
若道盡途窮則已耳留孫楚晉孫楚才藻卓絕爽  
邁不群始叅鎮東軍事後復叅石苞驃騎將軍軍  
事楚負才氣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呂  
蒙年十六好隨妹夫鄧當時擊賊時賊吏以蒙年  
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他日又嗤辱之蒙大怒  
殺吏俄因校尉袁雄自首於是袁雄得以因間言  
蒙於孫策策竒之召至左右崆峒山名在陝西平

涼鞏昌臨洮三府之間當吐蕃所入之道倚劍崆  
峒言翰節制此地也○此公蓋欲依開府從戎而  
投贈之也首言今世何人之功第一蓋君王所駕  
馭者必英雄之士若開府者真當時之傑其用兵  
畧地百戰百勝北則突厥西則吐蕃兩隅皆空故  
青海天山無復寇警誠如廉頗魏絳之所為且今  
聖主每每惜河湟久棄故開府特兼節制河西其  
智謀為聖意所注而出入為諸公之冠皇都特增  
氣槩而西北悉皆歸順東方亦來貢獻焉但見受  
命出征歸蒙寵錫遂加茅土之封是其用兵策行



而無須戰伐上下契合而誠動昭融勲業超乎青  
冥之上親交沐乎氣槩之中人臣至此榮幸極矣  
公復自言已雖未為門下之客然白頭銳志猶存  
柰何春心衰歇日暮途窮若得收錄帳前如石苞  
之留孫楚孫策之識呂蒙尚當拔吾防身之劍直  
倚崆峒以報效於開府夫豈徒哉

七言古

將帥類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公於永泰間在成都欲至夔州期將軍王

承俊不至賦此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  
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  
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饑鳴鵠歲暮窮陰  
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  
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  
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萃  
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  
憶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闇闇閉氛  
祲十月荆南雷怒號

令平聲數音朔冷音零狖音右  
宿音秀走音奏憶一作恨著音



本言集言  
三卷  
浸勺  
號平聲  
文

賦也。蕭蕭雨聲，慰幽獨。楚辭：幽獨處乎山中。銳頭將軍白起，頭小而銳，銳天也。引以比王將軍玄黑也。狢猿屬，印鼻長尾，鵠黃鵠，小鳥，耿憂也。鐵絲箭，以細鐵絲而繫箭，箭之善者。宿列星星，星之小者。不礙言蒼山雖高而不能礙，以見射之善也。萃然高貌，王將軍眉骨高聳者也。走平言疾速而平之也。碎玉斗，鴻門之會，漢王潛趨霸上，因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拔劍撞碎玉斗。白袍，梁人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此引以比王將軍之勇猛也。閭

闔門名，氛，禊妖氣也。時賊據京師，故閉門也。荆南，荆州府也。四川在荆州之南，故曰荆南。雷怒，號十月陰氣用事，陽氣當蘊伏，十月不當雷而雷，即氛禊也。○公在成都待王將軍不至，故賦此詩。言天雨蕭蕭而滯茅屋，身居空山而將軍不至，則向人來慰我幽獨耶？是蓋將軍之來何遲，故我心中不足數看。玄霧昏沉，嚴風猛烈，泉流泥濘，歲暮窮陰，故我憂心未已。嘆人生會面之難，使我憶君寶箭橫腰，射殺白鹿，前者曾坐其皮而問其毛，已知人馬經險歷阻，異獸如星飛落，箭去不論山高安得



杜詩集註 卷三  
如王將軍者五千餘騎速平亂世以紓明主深憂  
猛如范陳二將遂致太平也耶即今賊臨門閉十  
月而雷使我如何而忘君也

五言古

軍旅類

揚旗

代宗大曆三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  
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前年吐蕃之難時  
公在嚴武幕府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

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駝駝揚旌旌  
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颯急去擘山嶽傾  
材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  
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  
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

江一作風六一作四駝音駝  
音我熠音揖聽音標易音易

賦也颯動也夏日長故云長夏府中即鄭公之府  
張敞詩新秋雨過民事簡府中景物有餘清有異  
聲鄭公持軍嚴肅有殊異聲名廣庭謂門屏之間  
六馬入任安等六馬騎直入安西都護府駝駝馬

杜詩集註

卷三

七

駝駝馬



搖頭貌迴迴勢回旋貌劉公幹詩迴迴目昏亂曹  
子建詩飛蓋相追隨熠熠光盛貌迸流星河東賦  
掉奔星之流稱颺大風也山嶽傾言揚旗去來之  
狀其疾速如此也俯身盡言揚旗武猛之材盡在  
俯身使馬之時鮑昭詩俯身散馬蹄虹蜺二句高  
唐賦蜺為旌王沉賦曳招搖之脩旗婉若虹之垂  
天選虹旗攝麾而就卷陷犬戎言去年十一月吐  
蕃陷松維保三州天邊城班超謂將佐曰與君等  
仗天子之威靈擣氏羌奪天邊之城斷其左臂與  
月氏首亦不易也此言練兵欲奪天邊之城明年

果敗吐蕃不易升言食人之祿當懷人之憂也王  
戎見陸達議論久之退回視達居堂曰吾終日不  
易升此堂庸蜀二小國名庸在江漢之間蜀即今  
四川見周書立政篇且加餐古詩上言加餐飯荆  
與蠻王仲宣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此  
言不忍棄去以美鄭公也○公在成都喜見鄭公  
習武故賦此詩言風雨長夏之時府中適值餘清  
鄭公素有異聲故筵賓客以觀旗幟六馬直入空  
庭駭駭以逞揚旗之武但見飛蓋迴迴流星熠熠  
威疾風颺勢傾山岳俯身縱馬妙畧地平虹蜺就



掌卷舒隨人自恨三州陷于吐蕃西嶺遠望獨青  
以故鄭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三城食人之祿懷  
人之憂鄭公不易身登此堂即今庸蜀日寧吾徒  
正當助順努力加餐豈可復存逃避荆蠻之心也  
哉

宮殿類

玉華宮

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正殿覆  
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  
此詩乃公趨鄜州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

情況也宮在今陝西延安府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色一作氣  
洒音要

賦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而長符  
堅墓在此宮前蒼鼠鼠色多蒼也鬼火青兵馬之  
血為鬼火壞道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  
常使胥靡刑人等護此道哀湍謂奔激之湍水其



聲若哀也萬籟籟簫管也莊子齊物篇汝聞地籟而不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美人符堅殉葬木偶人也粉黛裝畫顏色言其人乃假粧飾者也列子云粉白黛黑輿車底也天子則乘金輿獨石馬梁隱過茂林覽遺跡了無故舊碑文考驗往事獨石馬在茂草中冉冉行路貌長年者太白賦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公於經行道中見故宮殿而作言此宮不知其為何王之殿乃在此絕壁之下且溪流回轉而松風不息

蒼鼠竄伏於古瓦之間陰房則鬼火青壞道則哀湍瀉萬籟真如笙竽而秋色正自瀟灑此宮無人居宇何寂寞耶然空塚之中美人已化為土粉黛假飾為空當時侍金輿之故物各已俱無然其所獨存者唯石馬耳公經於此對景生憂藉草而坐漫歌揮淚因嘆奔走於征途豈能長壽乎哉

九成宮

九成宮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唐貞觀間太宗脩之以避暑因山有九重故更名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白曾宮憑風迥岌業土囊口  
立神扶棟榑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  
紛披長松倒揭巖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  
雖無新增脩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  
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回首

曾與層同迥一作岌岌業音反業巖音巖回一作搔

賦也如杵白謂井畫地形若居杵白之中岌岌山  
高貌土囊口宋玉風賦夫風起于青蘋之末盛怒  
于土囊之口立神謂宮頽于神明魯靈光殿賦神

靈扶其棟宇產靈芝隋文帝終南山陽石生土產  
金花芝此引謂九成宮所枕山陽產靈芝也宿牛  
斗宿星宿也牛斗二星名極言宮之高也紛披即  
紛散也洞簫賦若凱風紛披揭巖嶄巖貌魯靈光  
殿賦飛陛揭巖綠雲上征啼一聲古樂府巴東三  
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衣裳隋家帝揚素為隋  
文帝營仁壽宮規構鳴侈官居守此宮周垣千八  
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宮寺等唐太宗高宗嘗臨  
幸設總監一人副監二人丞一人簿一人錄事一  
人府三人史五人瑤水即瑤池周穆王遊於崑崙



山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天王即天子守與狩同即春秋狩於河陽之義也太白山在今鳳翔府郿縣謂肅宗時在鳳翔也○公因鄜州道中所見而作言宮在山谷之中規制鴻侈長松紛披怪石揭嶭幽僻靜深哀猿悽慘因嘆隋室荒蕪故為大唐所有即今雖無所脩飾尚且設官分守天皇出巡良宴非遙而其遺跡猶在雕牆之後我今來此經行正屬時運艱難之日故過此宮而仰嘆良久重嗟天王出狩此邦駐馬回首不禁傷感興哀安得盪平六合復反長安也哉

陵寢類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衡山縣今隸湖廣衡州府公以大曆五年

至衡山而作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嗚呼已十年儒冠弊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  
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僦僦胄子行若舞風雩至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  
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墜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翰疊蒼翠  
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圮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故園延歸望衰年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  
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慧音遂歛音叔佚音辛行音抗中音仲應平聲悶音  
秘堅音計轆轤音六盧圮音起髣音廢思音四尚可

記一作  
記奇異

賦也旄頭胡星也天文志昴為旄頭彗掃帚星也  
二者皆妖星紫微帝星也妖星犯帝垣喻安史亂  
中原陷長安也俎豆事俎豆禮樂之事因亂不講  
故云無復也青衿衿衣系今之衣襟也少年之子

多著青衿一憔悴謂是時徂於戰伐不遑學校也  
弊于地不振也淪素志謂當時學者皆習於兵故  
將為學之心皆淪沒也洞庭在今湖廣岳州府文  
翁肆肆列也得文翁之等列人也文翁為蜀郡守  
興建學校以教蜀人故風俗大變可比齊魯佚佚  
整肅貌胄子謂元子以下至公卿大夫子弟從學  
者行行列也雩祈雨之祭名使童男舞之因謂其  
處為舞雩宜中興謂唐宜再興也周室蓋借周言  
唐也雅才指陸宰為清雅之才也舊宮闕闕深閉  
也詩閔宮有恤美僖公能脩舊廟以喻陸宰能脩

杜詩集註

三卷

三百九十五



學校也。堅仰塗屋也。戎馬氣言文德足以服遠也。圮砌也。髣髴聞而未真。謂讀書聲多而殺伐之災。若有若無。謂文教興而武威熄也。南紀謂衡州居天下之南。波瀾謂當時之氛祲盡皆收去。能以文德易暴亂也。西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言陸宰興學風味與子夏同也。跋涉言采詩之官倦於跋山涉水之勞而不來采。我此詩也。載筆即此詩也。尚可記記陸宰之美政。慎失墜言公此詩可備他日脩史者之失墜也。○公喜陸宰能興學校於兵亂之時而作言安史縱橫

學校道廢而為士者淪其素志。我今來此喜見陸宰作新學堂。有若文翁之化學徒。周室宜爾中興。孔門未應廢棄。此所以必資雅才煥然以作新之也。是則衡邑雖小而其宰乃能首唱大義。可見其源出於闕宮。故構講堂大屋。可容百人。而規模亦自深邃。雖無三千生徒。已歷一時兵氣。庭戶輓轡。無不周備。耳聞讀書之聲。而兵災自可銷鑠。由今故國有可歸之望。愁思亦減於衰年。氛祲波瀾頓見收于南紀。子夏餘風亦復共于西河。是陸宰之功誠宜表著。但恐史官倦於跋涉。采詩不至於斯。



故載筆如此高歌以激宇宙庶可以備遺忘噫作  
史者尚鑒茲哉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下排律附

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天子  
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陵在今西安  
府蒲城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  
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却畧羅峻屏  
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  
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

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郵備享尚謂求無形  
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  
高嶽前聳萃洪河左澄澗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  
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  
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硯  
綺繡相展轉琳瑯愈青瑩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  
輒軻辭下杜飄飄凌濁涇諸生舊袒褐旅泛一浮萍  
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寺客秋螢



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朝音潮重平聲論平聲鳴一作巢嶺音律萃昨律切  
澄音永澗音榮愈一作逾轍軻音坎坳音樹

賦也先帝指睿宗言昔晏駕漢天文志宮車晏駕

註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凡臣

子之心猶謂公車晚出也朝百靈海賦竭盤石棲

百靈謂睿宗之精靈也象設謂設已者之儀形也

楚辭象設君室靜安間些沃野張平子賦廣衍沃

野即事沈休文詩即事既多矣謂即橋陵之景物

也壯重險易坎卦習坎重險也謂橋陵之險也超

五丁寰宇記蜀王開明下五葉有開明尚始立宗

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立大

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今賦橋陵故云坡陀延

袤貌相如二世賦登坡陀之長阪却畧之畧與掠

同謂退視四圍而見衆山羅列如屏也孫綽詩遠

山却畧如翠屏雲闕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冉

冉虛靜也泠泠清遠也顏延年詩松風遵路急石

門玉殿陵上景也莓苔青孫綽賦踐莓苔之滑石

曙旦也知曙見星以其勤恪而虔於從事也畫戟

雙枝戈曰戟謂畫戟於梁上也陰井即墓穴也銅

瓶狗葬之器中使內臣也自唐以來內官謂之中



使王心玄宗思親之心也卹備享卹與恤同禮記  
備物之享求無形曲禮視於無形謂想像於心視  
無形如有形也神凝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推  
尋繹也道經老子道德經也高岳衡山也洪河即  
黃河皆近橋陵之山川也澄澗迴旋貌金城地名  
沙苑一名沙阜俱在今華州亦近橋陵地也奧區  
固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謂深奧之  
區地也紛眇冥言此陵之勝川流山原皆浩大之  
勝也赤縣立中國名赤縣謂橋陵在奉先縣開元  
十七年改奉先為赤縣王劉裴李鄭啖皆赤縣官

姓也美竹潤晉江遁竹賦有嘉生之美竹振古猶  
云自古也筆不停禰正平鸚鵡賦序筆不停綴必  
中律謂遣造詞賦必中聲律也陸士衡文賦放言  
遣辭良多變矣常發硎礪磨刃石也莊子刀刃若  
新發於硎青瑩玉石之光色也班固西都賦琳瑯  
青瑩魯恭化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  
崔瑗亦後漢人高於文辭今有座右銘傳於世限  
霄漢此公自述也謂不得預朝儀正如登霄漢之  
難此所以自歎焉耳林垆爾雅云林外謂之垆謝  
靈運詩相送越林垆輶軒即坎垆謂不安寧也下



杜在西安府城南濁涇亦在府城北八十里公自  
杜陵往奉先故渡涇水也一浮萍公自比身如萍  
草隨水而浮遊也涕泗零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念  
老馬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  
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田子方曰少  
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贖之窮  
士聞之知所歸心焉流寓謝靈運云家本秦川貴  
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也窮愁史記虞卿非窮  
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擺俗累乘滄溟蘇  
勛云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泛滄溟之浩蕩偃仰

視八極挹瓊漿丹砂吾志足矣○此公道經橋陵  
而作因呈奉先縣內諸官也蓋言在昔先帝晏駕  
奠于橋陵此山朝夫百靈重岡沃野重險天成延  
袤因乎厚地却畧羅乎峻屏雲闕松風石門玉殿  
寢廟何其尊嚴侍臣何其敬謹空梁陰井規制森  
然內臣日臨勤於儆察然而玄宗行孝之心終不  
自寧豈但備物以享抑且事死如生是其以孝立  
政凝神繹經瑞芝好鳥高嶽洪河金城沙苑無不  
拱向由是與宇堅固川原眇冥居然而立赤縣臺  
榭各競岩亭官屬聲華群賢畢集遣詞中律利物



發矍綺繡琳瑯交相掩映良臣德化僊子來遊是  
 皆此陵之奇觀也因嘆一身客居林外不與朝儀  
 坎坷辭乎下杜飄零渡乎濁涇隨行諸生成衣短  
 褐旅泛衰年同乎萍梗荒歲而兒女皆瘦途窮而  
 涕泗交流主人不念我如老馬客邸徒寄秋螢流  
 寓長途於情豈愜窮愁漂泊似醉未醒不知何時  
 擺脫俗累乘舟遠泛滄溟一洗胸中愁萬斛耶

行次昭陵

昭陵唐太宗陵在陝西西安府醴泉縣九  
 嵎山天寶五載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

公自東都應詔故道經昭陵而作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松栢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殿一作靈

賦也舊俗謂隋氏疲庸主謂煬帝乃疲困庸常之  
 主群雄李密之流獨夫指煬帝失道而無助猶書



云獨夫紂也識識書唐儉傳公日角龍顏姓協圖  
識初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虎狼都蘇秦曰秦虎狼之國謂先定關中也  
天屬謂父子典法也高祖禪位於太宗猶堯之禪  
位於舜也協禹謨太宗有九功之德猶禹之能定  
九州故曰協也隨絕足魏文帝與孫權送馬書曰  
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矣時李靖之  
徒皆以風雲之會隨馬足而奮也繼高衢謂高祖  
禪位於太宗如日月相繼而明也文物謂典章文  
物左傳文物以紀之師古以古人為師法也半老

儒太宗之時朝廷多老儒宿學如房杜之流直詞  
如魏徵王珪之輩寧戮辱言其不肯逢迎也不崿  
嶮言不艱於進用如用馬周之才之類是也災猶  
降喘未蘇言承隋之亂天災未盡除人心未盡遂  
也安率土言率土之民皆安樂也撫洪鑪言太宗  
之陶成天下如洪鑪之陶成萬器也悲陵邑言人  
懷太宗之德故見其陵寢而興悲也拜鼎湖黃帝  
鑄鼎鼎成而僊去後世名其地為鼎湖言雖幽隱  
之人亦感太宗之恩故見昭陵而下拜也玉衣貴  
人死者珍異之衣也漢宣帝嘗賜霍光玉衣梓宮



耿秉死亦賜王衣鐵馬被甲之馬陸佐公鐵馬千  
群汗常趨由奔走故有汗也松栢古者陵廟多植  
松栢謂昭陵松栢多也立暝途天時將暝立於塵  
沙之路也開國謂太宗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開建  
國社寂寥言今非昔比故陵寢寂寞也流恨謂今  
無英主如太宗所以流恨也山隅謂昭陵在九嶷  
山之一隅○公過昭陵傷今思古而作言隋主昏  
庸群雄並討故太宗早定關中父子相禪日月繼  
明典章文物取法古人而耆舊老成咸在左右直  
臣道顯賢人路開夙患漸弭新恩廣被惜乎太宗  
今已升遐遠近悲感王衣鐵馬咸留至仁是以今  
日經行仰瞻虛殿佇立暝途空嗟寂寞而流恨山  
隅也

### 重經昭陵

前經昭陵詩是天寶五載作此詩當是九  
載歸長安重經陵下作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

碑音

上詩集注

卷之三

三

素



賦也草昧易天造草昧註草亂也昧晦冥也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屯難之時也謳歌句言天命在於太宗也三尺劍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翼亮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亮采惠疇翼扶助也亮相也謂太宗能以文德贊高祖也不承謂太宗能繼高祖以戢武也天廣大言其無不覆幬也日光輝奕葉隆盛也陵山陵寢陵寢咸盤旋於山之空曲處也熊羆守陵之兵翠微山之未及頂上在旁坡陀之處五雲飛符瑞圖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綵雲在

松下如車蓋馬○公歸長安重過昭陵而作言隋末群雄並起曆數有歸太宗持三尺劍以靖風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且貞文德以丕承大業是則聖謨之廣大如天故宗祀光輝於後即今陵寢盤旋於山之空曲武士環守於山之翠微我今經此再窺松栢之路還見五雲之飛豈不追思先德而付諸咏歎也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天寶元年陳王府叅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



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  
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元廟于大  
寧坊是秋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  
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詔天下建紫極宮  
此詩天寶八載公自長安復遊東都作

配極玄都闕憑高紫籙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五聖連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栢深留景紅梨迫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籙音語祧音杭

賦也極北極以廟在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  
仙真之所禁籙折竹以為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  
來謂之籙守祧周禮春官守祧遠廟曰祧遷主之  
所藏也監廟者謂之守祧掌節周禮地官掌節節  
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  
以輔王命趙曰必有御賜之信以為鎮故得借掌  
節以為言也碧瓦琉璃碧色瓦也初寒外指冬日



言金莖銅柱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  
莖繡戶謂戶上繪畫若繡也近雕梁檀約歌曰且  
映雕梁相近日月言高大也仙李神仙傳老子姓  
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唐玄宗以老子為聖  
祖盤根大故枝葉繁盛也猗蘭奕葉光漢景帝皇  
后夢日入其懷果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  
故奕葉累世也遺舊史史記有老子傳而無世家  
蓋作史之法王侯曰世家群臣曰傳道德付今王  
唐玄宗自註老子道德經也遠檀場古人於能事  
中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檀場時廟中有

吳道子畫道子畫之擅場者也移地軸括地象曰  
地有三百六十軸妙絕言筆力巧妙冠絕也動宮  
牆言筆跡聳動宮牆瞻視者也五聖天寶八載上  
親謁太清宮上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  
皇帝高祖太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  
字聯龍袞聯者謂五帝相連屬也禮記天子龍袞  
列鴈行謂功臣名將侍從五帝繪畫如鴈行也冕  
旒禮記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旒旒儀仗也  
風箏句謂製箏掛之風際風至則鳴也江淹詩玉  
柱揚清曲露井露地之井古詩後園作井銀作床



金瓶素纈汲寒漿銀床井欄卑周室老子周守藏  
室之吏脩道德其學自以隱無名為務居國久之  
見周之衰乃遂去拱漢皇謂漢文景皆崇尚黃帝  
老子之術拱謂用其術以致無為之治故垂衣拱  
手也谷神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註谷養也神  
五藏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更何鄉謂  
無所止也○公謁玄元皇帝廟而賦此詩言帝闕  
深遠而禁籞甚長守祧具禮守節非常碧瓦金莖  
繡戶雕梁何其壯麗是蓋盤根固大奕葉增光世  
家雖遺於舊史道經則註於今王盡手擅場森羅

妙絕五聖相聯龍袞千官排列鴈行冕旒秀發旌  
旆飛揚翠栢留景紅梨帶霜風箏吹夫玉柱露井  
凍及銀床身早辭乎周室經遠傳乎漢皇是皆玄  
元皇帝谷神不死而養拙神功自無所止極也

謁先主廟

先主廟有二其一在成都其一在夔州此  
則在夔之廟觀鳥道字可知成都則非鳥  
道矣

慘澹風雲際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隣。  
遲暮堪幃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歐與同吐音津  
一作繼洒音要

魏吳三分天下，志屈言不能混一也。偃經綸易君子以經綸言先主孔明之志屈而不伸，所以偃仆經綸之業也。復漢志欲興劉氏也。長策取中原之策，老臣孔明雜耕。後主建興十二年，亮率大眾由斜谷出，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每患糧食不繼，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歐血，魏書亮糧盡憂恚，歐血一夕卒。西南歇，蜀在天下之西南，今亮已卒，則中原莫圖。此霸氣所以歇也。錦江，劍閣皆蜀地。過楚通秦，則孔明開拓入中原之功也。秦在今之陝西，鳥道謂山中路險，惟鳥可行。此言夔州之廟也。半

杜詩集注

卷三

庚子



龍鱗孔明與先主廟前有雙大栢古峭如龍鱗可  
愛清溪月玉座春廟前之景黃綏詩娟娟釣絲竹  
幾送清溪月謝玄暉詩玉座猶寂寞清溪指豐溪  
言永安宮在豐溪之側而先主廟近焉玉座玉牀  
即廟中之牀男女換言非昔時人也葛稚川再到  
鄉園云男女皆更換唯綠水青山不減舊耳絕域  
荒城皆指蜀地歸舟繫馬公自言也對搖落久風  
塵公自言其身之流落久于風塵而未得寧息也  
關張並此言諸葛與關羽張飛之才孰可與並如  
耿弇鄧禹誰能親近也才不小如先主應天順人

之才誠不小也得士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為股  
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  
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吳懿費觀彭美劉  
巴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相契之深果無隣比  
也堪帷幄公自嘆身雖暮年尚堪運籌於帷幄也  
且釣緝言不見用且隱於漁也憂國淚孔煒常下  
憂國之淚○公過先主廟前不勝悲感而作言渾  
季英雄並起勢力相侔惜先主復漢之志偃而未  
伸是以留長策仗老臣取中原以復漢室柰何孔  
明雜耕之心未已而歐血之病遂亡由是霸氣消



歌曆數屯邇過楚通秦之畧竟付茫然但見祠廟  
空存鬼神猶泣虛簷枯木往迹徒留竹送苔移愈  
生悲感男女已非舊人歌舞聿興新歲使我絕域  
歸舟荒城繫馬對此寥落之景久困風塵之中更  
悲今日孰並關張誰親耿鄧因思先主應天才大  
得士無隣自嘆此身雖云遲暮尚堪運籌終不能  
用且垂釣緡向來憂國之淚靜洒祠前濕滿衣巾  
而已

諸葛廟

廟在今夔州府治八陣臺下與先主廟相

近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君臣富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蝨蛇穿畫壁巫覡綴蛛絲歛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賜  
明音

賦也巴子國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為夔子國後為  
楚地秦滅楚改為巴郡君臣指先主武侯賢聖泛  
指君臣翊戴謂武侯輔翊尊戴劉氏也并吞出師  
表有并吞中國之志更出師武侯有前後二表巫  
覡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綴蛛絲言廟荒故蛛絲多





也吟梁父武侯未出時曾步齊城而有此吟起未  
 遲武侯必待三顧而後起然其時亦年少是其出  
 雖不易而亦未為遲也○公游武侯舊廟而作言  
 父游巴國屢入侯祠見其日穿虛寢風滿薄帷因  
 思當時君臣共濟賢聖同時武侯之志常存翊戴  
 前後出師心欲并吞忠烈如此誠可尚已今焉古  
 今異時廟祠荒落蟲蛇穿壁蛛網牽人不勝悽楚  
 梁父出亦未遲柰何天不祚漢悲夫

詩分類集註卷之三



梁父吟



